

不傳頌地戰鬥



革命先輩的故事丛书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不停顿地战斗

李永生 杜毓舫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不停顿地战斗

——刘天章的故事

李永生 杜毓舫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 字数 113,300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500

统一书号: R11303·1 定价: 0.47 元

编 者 的 话

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。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、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、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湖北、江西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

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目 录

一、高刘村的风波.....	(1)
二、中流击水.....	(18)
三、跟踪.....	(36)
四、弃文从军.....	(63)
五、土地的儿子.....	(86)
六、约会.....	(107)
七、平定兵变.....	(129)
八、重整旗鼓.....	(153)
九、熔炉.....	(179)
十、野火烧不尽.....	(196)
后记.....	(215)

一、高刘村的风波

渭河水象个淘气的娃娃，跑入河床，翻个身儿，拐个弯儿，流过高陵县高刘村的田埂、沟岔，哗哗啦啦地向前奔去……

呵，刘家门口的小白杨长高了；刘家屋檐下的雀儿窝垒厚了；刘家过年过节门子上贴的红格盈盈的对联，再也用不着求人写了，刘家唯一的后代，谁见了谁都喜欢的刘天章，一天比一天长大了，机灵了，出息了，顶上门了……

谁说不是？想当初，村里讲迷信的老人们还敲敲烟袋，啧啧嘴巴，长叹一口气说：

“嗨，天章这娃来到人世间也不挑个吉利的年头，偏偏生在这龙王爷动了肝火，三年不下雨的倒霉年月，唉唉！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，软命！是个软命哪！”

不料，天章自幼生得并不软。他额头宽，眉棱硬，学走路摔了跟头还要笑，碰了包也不哭，笑起来嗓门大，跑起来响踏踏，五岁就敢拿弹弓打掉庙里龙王爷的双眼，六岁就懂得拿出小拳头为穷娃儿们抱打不平。过去说天章娃是软命的几个老人一见他这股天不怕、地不怕的长势，都吃惊地点头赞叹：

“哎呀，将来这娃必定有出息！”

老人们的估计不错。在高刘村有名的一家私塾报名上学的娃们都是1891年出生的，唯独刘天章的生日是1893年。他年龄虽比别人小两岁，可学习成绩却不赖，是私塾里最好的学生。有一次，先生病了三天不能上课，小伙伴们要让刘天章上台当先生。同桌上的赵四毛还特意给天章用秫秸扎了一副眼镜，挂在天章的小耳朵上，天章念一句，大家跟着念一句，那个整齐劲儿，让前来关照学生们念书的先生听了，从里热到外。

从此，刘天章“小先生”的绰号就十里八街地叫响了。惹得邻村私塾的先生直想跑来，看看这个刘天章长得和别的娃有什么特别。每当这时，天章的先生总是得意地一笑，打开天章的作业本本让他们瞧：那字横看一排秀气，竖看一行刷齐。每个字就象一个花骨嘟，叫人越看越爱看，越爱越想看。

俗话说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杆也能磨成绣花针。原来天章的字是练出来的。别的娃娃一个字写两三遍，可天章一个字要写十遍还多呢！这样一来，天章的本子自然也就不够用了。天章的爸一听别人夸儿子，高兴得觉也睡不着。每次赶集回来，都给天章买一些纸呀、笔、墨、本子什么的。天章的妈妈脸上也挂着笑，一有时间，就给天章订个小本子，裹个板擦儿，缝一缝书包角角上的小窟窿。这不，昨天天章爸爸上集刚扯的二尺蓝布，今天一大早，她就晒着阳婆婆，坐在门口，一针一针地又给儿子缝起套袖来。

这一天，晚饭做得很早。妈妈给天章煎了个鸡蛋，扣在碗里，专等天章热乎乎地吃。可是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天章的影儿。是孩子该回来吃饭的时候了呀？”天章的妈妈在心里问自己，“平时这会儿，他早就吃完饭做作业去了，今天是咋啦？”

正着急间，突然邻居二大妈风风火火地跑到院子里对天章的母亲说：

“章娃妈，章娃妈，出事啦，快！”

天章妈听到这喊声，急忙放下手里的活儿，跑上去问：

“他二大妈，出啥事啦？”

“县衙门的人要拉天章娃吃官司咧。你快去看

看！”

天章妈只觉得大白天里打了个霹雳，一下子天也转了，路也竖了，两条腿软得说啥也拉不动了。多亏她二大妈连搀带拖，才使天章妈到了出事的地方。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：

后晌，天章放了学没有回家，挎了个篮子径直到麦地里拾麦穗去了。

拾呀，拾呀，拾到晚饭时分，天章的篮子就拾满了。他没有往家拿，还象往日一样，挎着满满的一篮子麦穗奔着、跳着，给村西头玉匠爷爷家送去了。

玉匠爷爷生在华山，长在华山。他和他父亲两辈人都是华山一带出名的老玉匠。玉匠爷爷自幼抱着玉石长大，五岁学会了认玉，七岁学会了采玉，十岁学会了凿玉，十六岁便学会雕玉。玉匠爷爷的确心灵手巧，聪明过人，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“细”和“精”，而且自己又琢磨出一个“巧”，经他雕刻的“华山玉猴”晶莹雪亮，玲珑剔透，那刀法、那笔力、那花纹，把个猴儿雕琢得活泼可爱，比活的还活，比真的还真，着实技法超俗，巧夺天工，方圆百里，无人不晓，省里省外，纷纷打听。尤其是那些王孙贵族、公子哥儿、小姐闺秀，宁可跑上百里、花大价钱，也愿意来找他买“华山玉猴”。真是门庭若市，

络绎不绝。

一天，老玉匠刚刚吃罢饭，突然家里来了一位京城官吏。一进门，便满脸堆笑，传下慈禧太后的圣旨说，要他在一年之内雕好“华山玉猴”一百五十只。圣旨说，洋人对中国的“华山玉猴”很感兴趣。为了完成满清政府割地赔款的条约，一百五十只，定期交货，一只也不能少，一天也不能误。

老人一听是为了卖国条约要他雕刻玉猴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京城来的官吏狠狠瞪了老人一眼，又往下念圣旨：

“违抗者，重罚不饶。……”

老玉匠鼻子一哼，笑了笑说：“回去报告慈禧吧，一百五十只玉猴，一只也不雕。……我老头眼花了，手不灵活了……”说罢，把门一关，蒙上被子睡了。

第二天夜里，老人刚睡下，突然，从外面闯进两个黑影，趁着星光，照准老人的眼睛上狠狠抽了几鞭子，骂了声：“哈哈，老子叫你眼花！”老人哎呀一声用手捂住眼，只见两股血从眼窝里往外冒。从此，老人的眼睛瞎了，华山玉猴也绝了种。第二年，老人连气带病从华山迁到高刘村。玉匠爷爷逢人就骂慈禧惨无人道，小小的天章从心里敬佩玉匠爷爷的骨气，经

常和爷爷一起痛骂慈禧。

以后，玉匠爷爷气上加病，卧床不起了。天章每天放学以后，就给爷爷挑水、做饭。他把自己拾的麦穗，全都倒在玉匠爷爷家里。玉匠爷爷几次搂住他直往外掉眼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时间长了，爷爷过意不去，他为了感谢天章，要把他留下的这只“华山玉猴”送给天章。天章对这只“华山玉猴”虽然喜爱得不得了，但知道这是爷爷的心爱之宝，坚决不肯收。

今天下午，天章又来给爷爷倒麦穗。

刚走到院门口，就听见衙役敲着个破锣挨门挨户地喊：

“各家各户，注意听着：祭奠光绪，人人有份；悼念慈禧，匹夫有责；缴贡纳税，不可推卸。缴多者，赏！不缴者，格杀勿论！”

.....

天章听罢，狠狠地吐了一口，急忙把玉匠爷爷的院门关上。

正好，衙役敲着破锣走过来，刚要往里头闯，却见门紧紧地关着，便冒火地用脚踢门。

天章就是不给开。衙役们又用石头砸门，一边砸，一边骂：

“老头子，再不开门，就要砸门了。”

天章咬着牙，不理。

门，终于被石头砸开了。两个衙役闯了进来，一见是个十四、五岁的小孩，便上去打了天章两个嘴巴，然后骂骂咧咧地一直往屋里闯。

天章跑过去，又扛住屋门，说：

“爷爷有病，有什么事，跟我说！”

“去你妈的！贼娃儿，跟你说个屁！”说罢，衙役一把把天章推出去老远，天章气极了，顺手拿了半截砖就往衙役身上砸去。

衙役闯进屋里，一把揪起炕上躺着的玉匠老人，劈头就问：

“老家伙，老子叫门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玉匠老人用手张开耳朵装着聋子的样子问。

老人早就病得骨瘦如柴了，经过这么一折腾，一口气上不来，咳咳咳咳地憋得脸青紫青紫的。天章急忙跑过去给爷爷拍着背。老人痰吐出来了，气也换上了，说：“要税我是没有的！要命就这一条。”

“他妈的，你倒说的个痛快，不交税，我们就挖出你这双瞎眼，让你慢慢地痛着死去。”

“随你们的便！”老人没有半点畏惧的样子。

衙役看玉匠不吃他们这一套，换了口气，说：“这



样吧，没有税交也能成。听说你 还 有 一 只‘华 山 玉 猴’，交出来可以抵税。”

“华山玉猴也没有！”老人一口回绝。

衙役让老人顶得不好受，就在老人的家里搜了起来。老人趁他们屋内屋外，炕上炕下，顶棚屋内的角落处搜查的时候，从怀里把华山玉猴给了天章。

机灵的天章把玉匠爷爷给自己的华山玉猴揣在怀里出去了，放在鸡窝里。装着解完手又走了回来，生怕爷爷被衙役打坏。

衙役们觉得在玉匠跟前是要不下款子，找不出华山玉猴，但气又没处出。于是，狞笑着冲天章而来。衙役上前，他们一个抓住天章的衣服，另一个拿出剃头刀在天章眼前晃着说：

“小孩，你看见华山玉猴藏在哪里了？说出来，送你十块现洋，给你爷爷买肉吃。若是不说，剃了你的眼，听见了吗？”

天章眼珠一转，哄他们说：

“放开我，我就告诉你们。”

衙役们信以为真，松开了。可是那把刀子还架在天章的眼睫毛上。

天章说：“你们吃咸盐比我吃的小米还多，咋还不如个孩子懂得好歹？我问你们，慈禧一向荒淫无

耻，卖国求荣，奸害忠良，欺压百姓，全国男女老少，上上下下连做梦都盼她早点死。如今她好不容易死了，还祭的什么典？悼的什么敬？”

这时候，院子里的人围满了。人们早就恨透了慈禧，恨透了欺压百姓的衙役，一听天章娃这么一讲，都跟着说：

“就是！说得对！死了一条狗，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！”

“慈禧死了还欠我们的债，没让她还就够她美了，反倒向我们要债，没门！”

两个衙役见自己被一个乡下娃骗了。这个娃还说了一通诽谤清政府的话，把老百姓都煽动起来了，就脸对脸地嘀咕了几句。只见一个从口袋里拿出告示宣读：

“……凡抗拒交纳祭典税者，一经抓住实据，格杀勿论。……”

另一个马上拿出一条绳子要捆绑天章。

“不许捆孩子！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紧接着在场的人全都喊了起来。衙役害怕了，他们在心里说：众怒难犯，还是不吃眼前亏的好。

正在这时，天章的母亲赶来了。她哭喊着，冲过人们给她让开的通道，扑到了孩子跟前，紧紧地拉着天

章的手，说：“孩子，跟妈回家去！”她生怕天章儿被衙役抢了去。

“怎么，这不是他的家？”一个衙役问另一个。

问话被旁边的一个中年妇女听见了，只听那妇女说：“这怎么是孩子的家？！玉匠姓王，孩子姓刘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也姓王。”天章分辩说。

“天章啊，妈就你这么个儿，刘家就你这么个后代！……”

衙役这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为了给自己个台阶下，说：“念你不是玉匠的孙子，饶了你这一次！”边说边拨开人群，往外走。

也在这时，玉匠老人拄着拐棍，循着衙役的话声，边喊边扑了过来：“哪个是衙役！哪个是衙役！我活了七十啦，活够啦，今天我和你们拼啦！”

衙役生怕在这么多的人面前闹出人命来不好走，往外走的步子加快了，临出门竟跑了起来。

乡邻们哄笑开了，有的安慰着天章妈，有的搀扶着玉匠老人回屋里。同伴们则拉着天章的手，说：“天章哥，你真是好样的！”

小伙伴们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待到第二天去了学校，他们全都知道昨天村里发生的事。也都对天章